

著 舟 葉

解 放  
的  
東 北

刊 店 書 流 瑛

# 北 東 的 放 解

著 編 舟 葉 張

刊 店 書 流 鐵

# 『解放的東北』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一九四六年二月初版

---

## 實價

---

編著者：張葉舟  
裝幀者：錢君匋  
發行者：鐵流書店  
出版者：鐵流書店  
          國際書報社  
          五洲書報社  
代售者：中國雜誌公司  
          勳力出版社  
          暨各大書局

## 序

隨着祖國抗戰的勝利，淪陷已經十四年的東北，重再投入祖國的懷抱；南望國軍有如大旱望雲霓的東北同胞，從今後獲得自由解放，恢復了本來面目，不再被奴役於敵寇的魔手，和喘息於傀儡們的「偽政權」下了。

東北，這亞洲的穀倉，敵寇霸佔去的「肥肉」，現在是璧還原主，我們在欣喜之餘，應該打算怎樣永遠保持這些富源寶藏，應該如何使國人特別重視這遙遠的天一方，便是今日最迫切需要研討的課題。

無疑的，和祖國隔離了這麼久的東北，有許多地方不免感覺生疏了，也有許多地方值得探訊和慰問；總之，闊別重逢，失而復得，誰能約束住情感，漠不關心的對東北不置一詞呢？

——我們有許多話要說，歡迎東北的兄弟們重歸祖國，遙致我們的虔誠。

我們也深信有許多話不再有祕密的必要了，儘不妨暢所欲言，毫無顧忌的一吐爲快。

我們順便有若干意見提出，貢獻給當局參考。

我們同時報導一些消息，給關心東北的人們。

不過，在執筆的開始，曾有過一番遲疑，所謂史地性的敘述，政策的檢討，今後的瞻望，這一類的資料，處理的時候不使讀者感到厭倦沉悶嗎？

舉一個例：我最近讀過商務新出版的「台灣」，李絮非先生的文筆已很流暢了，史地性的作品要避免枯燥，原是極端困難的！——當作「參考讀物」是頗感需要，但作爲「消遣閱讀」似乎太缺少興趣啦。

所以，我決意用文藝的筆調，閒談的方式，大膽的嚐試，着手編寫解放前後的東北，給予一個系統的敘述，成爲一個連貫性的故事。

資料的搜集是煞費苦心，並且加以大刀闊斧的剪裁，盡量的使它們合乎文藝化，閒談化，故事化。因此，未便一一註明資料的來源，只有在這裏併行致歉。

雖然是一冊名爲「編著」的書，我所耗費的時間，實在比較「著寫」一冊更甚，如果一定要說明理由，這大概是符合了那句「做詩容易集詩難」的話，利用現成的資料，加以剪接連貫，再加上文藝的外套，手續也足夠麻煩哪！

爲了要喚起國人的注意，爲了要揭發「東北是新生中國的生命線」的理論，我終於接受了出版家的要求，我終於開始了這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；是爲序。

# 目次

序	一
一 一九一八·一九一八	一
二 導演「東北事變」的主角本莊繁	四
三 痛史的一頁	九
四 佔領東北好比吞下一顆炸彈	一四
五 東北不同於一般的淪陷區	一七
六 鐵蹄下的偽滿洲國	二四
七 南望國軍十四年	三〇
八 在提倡「勤勞生活」的美名下	三八
九 農民哭笑不得的「出荷」	四二

十	嘗一嘗「協和」的滋味……………	四七
十一	死不盡的「文化劊子手」……………	五五
十二	「奴化教育」的縮影……………	六三
十三	「思想犯」與「大屠殺」……………	六八
十四	建設一個嶄新的東北……………	七一
十五	東北問題座談會……………	七六
十六	過去處理東北的錯誤政策……………	八〇
十七	怎樣解放東北……………	八五
十八	從日蘇條約到中蘇條約……………	九〇
十九	中國是世界政治的調節器……………	九七
二十	從九一八到九九九……………	一〇四
跋	……………	一〇八



## 一九一八，一九一八！

——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，那裏有森林煤礦，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；我的家，在東北松花江上，那裏有我的同胞，還有那衰老的爹娘！一九一八，一九一八，從那個悲慘的時候；九一八，九一八，從那個悲慘的時候，脫離了我的家鄉，拋棄那無盡的寶藏；流浪，流浪，整日價在關內流浪，那年那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，那年那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；爹娘啊！什麼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？

唱這歌兒的是流亡在秦淮河畔的東北青年劉志宏，他今天是異常的興奮，比較勝利消息證實那一夜，比較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我國簽訂降書的那天，還來得愉快；因為這是抗戰完成以後第一屆九一八，他一清早就拖了幾個朋友，踏着清靜的漢中路，趕着去參加意味深長的九一八紀念大會。但是，心情變得輕鬆舒泰，不像往年的

窒息沈痛，想起了百萬敵軍齊解甲，十四年的桎梏掙斷於一旦，他驕矜地放開了步伐，直着喉嚨高唱一曲「松花江上」，這是一闕「禁歌」啊，現在任讓那雄壯的音波從靜寂的路上激盪開來，播送到遙遠的角落，也許會溜進集中營裏懺悔着的「皇軍」耳中吧？他越唱越響，可是悲壯的調子已被滿心的喜悅轉變了，變得像「凱旋歌」一般的威武雄偉啦！

老李雖是生長在南國的珠江邊，他那可愛的家邦也是落在敵人的手上，八年來不得歸去，一樣的見不得爹娘！他和小劉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？彼此有無窮的悵惘，彼此有無限的淒愴；結成苦難的兄弟，聊解羈旅異鄉的煩愁！然而，南國的老李今天不願再聽「松花江上」那一類的調子，雖然過去在更深夜靜常聽小劉輕聲的哼唱。他拍拍小劉的肩頭，抱怨地說：「現在已經可以回到那可愛的故鄉，如今已經收回了無盡的寶藏，爹娘在最短的期間可以重見，不久我們要奔逐於積雪的田野，青蔥的草場；不久我們要漫步於溫暖的南國，秀媚的家園；駕馭着碩壯的牛馬，指揮着馴善的羔羊；

我們不再是奴隸，從今後誰都是有家可歸的驕兒！我們要用清脆宏亮的歌聲，迎接我們民族的解放！……」

於是，老李接着小劉唱：「中華民族到了最光榮的時候；每個人們自動發出勝利的吼聲！起來！起來！起來！我們萬衆一心，建立新生的中國；前進，建立復興的中國！前進！前進！前進！進！……」

伙伴們都奮興了，雄偉的大合唱驚醒了好夢方酣的漢中路，不！南京城，快步進行，活潑的旋律向周圍散播：「……過去黑夜雖然悠長，我們絲毫不曾徬徨；在我們心的深處，有着光明的信仰！相信冬天不會久長，相信春花終要開放，廝守過無際的黑夜，大地的黎明在望！勝利的歌聲飛翔，每一個愛自由的同胞，抬起頭來歌唱！……」

九一八，十四年來的九一八，他們流盡了血淚，換得了今天的興奮！九一八，九一八！如今不再是蒙受恥辱的日子，它將成爲新生中國的起步，復興祖國的奠基石！

遙望北國舉手吧，向着黑山白水間的解放區域致敬！那積雪的田野，那青蔥的草

場，那無盡的寶藏，曾被屢痕到處蹂躪過的，這是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命線，讓大家在慶祝的炬焰之中，趕快正視那遼遠的天一方！

珍視我們收復的失地，東北！

據守我們祖國的堡壘，東北！

## 二 導演「東北事變」的主角本莊繁

莊嚴隆重的九一八紀念大會在預定的節目下進行着。

主席正是劉志宏，他激昂地宣佈紀念的意義：『九一八已經過了十五個年頭，所謂「滿洲」，所謂「滿洲國」，在一般人口頭，形成盲目名詞。今日河山光復，日月重輝，被劫奪了的明珠，仍然歸還我們懷抱，痛定思痛，真使我們感慨萬分！……』

在大眾沉默下，小劉開始口若懸河的動人演說，擔任速記的老李，筆不停揮的記錄

下來！……

「九一八」，是這次世界戰爭之導火線，也是我人創鉅痛深開始的一天，誰都不能否認。然而「九一八」祇知其爲九月十八，釀成事件的遠因，祇知由於中日一百餘件懸案，未能解決。近因由於中村事件，萬寶山事件之促成。殊不知實際策動這次事件，促成這次事變的主因，却另有日曾本莊繁在！

當民十七年北伐完成，黨國統一，已足使日寇震驚；收回租界，更令日寇駭然；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，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口號，愈促起日寇寤寐不安，對我積極侵略，勢所不容再緩。然而日寇國內，「政友」與「軍人」兩大派系，步調自始不能一致：政友方面，彼時元老如犬養，若規，幣原（即最近受命組閣的幣原喜重郎，附註）等人，主張實施「經濟侵略」，提倡「中日提攜」政策。但是軍人方面，以參謀本部爲中心，以黑龍會爲背景的土肥原，板垣等人，則主張急速發動戰爭，實行武力侵略，可以乘我們準備未充以前，實行先分禁衛。那時，日方軍政兩派互相傾軋，政權財權，每落政友

派手中；則軍人時感掣肘，前途黯淡。但軍人欲澎漲實力，非在國外生事，挑起釁端，不能感覺軍人第一。軍人抬頭，政友隨時有被壓倒可能，於是，軍人開始陰謀策劃，以侵華政策爲大前提，掩護他們的奪政鬥爭。

第一粒種子，犧牲了所謂「中村」大尉；他們自信安排周密，但是，我政府的巧妙外交，委蛇敷衍，並沒有讓這粒種子爆開火花。第二粒種子，又安排一些高麗敗類，造出了萬寶山事件，彼時軍人蠢蠢待動，不意又被我當局消弭下去，軍人至此，深覺得下層工作，難以策動成功。開闢了第三種肇事方式，這一幕的主角，就是那鼎鼎大名「九年中國通」的本莊繁。

本莊繁是黑龍會方面派赴我國做特務工作的首腦，他同時負了參謀部方面派遣的使命，趁那時奉系招賢機會，一度榮任張學良的顧問。他在民十左右，就到了華北，對我民俗風土人物語言，皆有相當認識和調查。就任顧問以後，以帥府幕僚，直接可以刺探軍情政隱，而我國那時，特工的組織跟本沒有健全，對此輩毫無防備，就是軍政各界人

士，也不知所謂保守秘密，因此國內的一切一切，他皆明如觀火，陸續的報告回去。

黨國統一，蔣先生由國外回寧主持大計，最使本莊繁感覺可怕；適值張學良沉埋聲色，東北空虛，使本莊繁認爲機會來臨，曾有一通緊急奏疏，呈遞日皇。日方在我國最高權威機關，厥爲關東軍司令部。所有在華各方遞回該國文件，必須經過關東軍司令部代爲轉呈，加以這時的本莊繁，又正榮任着關東軍司令官，所以此項文件，司令部內爲必知的事。天網恢恢，該司令部內有華文祕書某君，深得日寇信賴，顧天性未泯，竟將該奏文偷閱一過，簡要譯出，密送奉天省長臧式毅處，該奉疏內容，後漸流傳出外，前段是論我國的富源，華北的優勝，與日本鄰接之便利，和爲日本生命線之關係；中段歷論我國現時將領，如閻錫山將軍，李宗仁將軍，何應欽將軍等，認爲尙不足懼，維對總裁一段有云：「蔣氏比如意相墨索里尼，爲中國特傑人物，顧正忙於江西清共，對華北問題鞭長莫及。」繼論漢卿先生則云：「至張氏學良，酗酒婦人，不足道也。」後段，請日皇速卽實施田中政策，侵佔華北，有云：「此正天與皇國機會，天與不取，臣恐反

受其咎。」等詞。聞臧式毅閱此譯文後，一笑置之，認爲東北準備充分，「彼敢奈何我哉？」我國傳襲的夜郎自大，殊爲失敗的原因。

「九一八」，是陽歷的九月十八，但陰歷則爲八月初十日；本莊繁奏疎，係在陰歷七月中旬遞出，八月初一日，某祕書又探得消息，謂日寇參謀本部決定，於我國八月中秋節，先在瀋陽暴發戰事，遂連夜向臧式臧及參謀長榮臻告密，臧榮兩氏得此消息，隨即向漢卿先生報告。

決定了辦法，沉着應付，不予抵抗，以免事態擴大，而待外交解決。那知東北是日人門前沃壤，非彼在我腹心的石田濟南可比；加以日人又早有計劃的行動，所以一時竟不易收回。臧榮兩氏，奉得命令回瀋，嚴飭部屬苟有事變，不準應戰；但瀋陽是張氏老家，歷年準備，經之營之，一旦放棄，未免損失過大，當由臧榮兩氏，密將兵工廠及順承王府重要器材，僞裝大豆藤包，由京奉鐵路轉運入京。但是，兵工廠和飛機場內技師，多係日人，一有遷動，彼固監視甚嚴，當即密報至關東軍司令部；大概關東軍的意



思；與其得一空城，不如早發難端，可以獲得實物；於是「九一八」之禍起矣！距離日寇預定的肇慶時期，竟是提前了五天。

——小劉的演詞至此突然停止，速記的老李也有了抬頭的機會，他滿意地向主席投射驚異的目光，覺得今天的「紀念報告」，打破了十五年來的陳舊老套，膽大的戳穿日寇侵略東北的幕後祕密，使整理九一八史實的人們，應該增多「重複檢討」的考慮了。全場的空氣似乎很緊張，無疑的，他們都沉浸思索在追憶，對於九一八事件的浮雲重重，直到十五年後的今日方纔被揭開雲翳，重開天日。

激烈的掌聲起來了，這掌聲擊碎了侵略者的迷夢！

### 三 痛史的一頁

小劉是一個歡喜講老實話的青年，他急揮着手阻止着如雷的掌聲，正言厲色的說：